



古今事文類聚

別集
八之十

~~99~~
~~59~~

道通文庫
文庫 6
28
59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章部

詩上

題品

能達人

瑕疵

詩識

能窮人

群書要語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

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大序：詩言志，歌永言，舞興。好

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筠傳：謝朓云：臨清流而賦詩。陶集

詩緣情而綺麗。陸士衡文賦：詩以聲律為竅，物象為骨，意格為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九

隨梅聖俞文

詩句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杜遺興莫過詩杜新詩句句好
應往老夫傳杜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韓今代風騷將誰登
李杜壇杜牧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杜荀鶴詩成珠玉在揮毫
毫杜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不肯休杜知君苦思緣詩瘦
李白一斗詩百篇杜竊攀宋宋空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杜

古今事實

四言之始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百工熙哉皐陶拜手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
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舜典

五言之始

李陵與蘇武云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詩五言自陵始

七步成詩見九第門

七步而三見文章門

夢筆得詩見九第門

刻燭擊鉢

南史蕭文琰丘令楷江拱並以文稱竟陵王夜集賦詩約四韻
刻燭一寸文琰曰何難之有乃與江拱共擊鉢立韻響絕而詩
成王僧孺傳

號永明體

南史沈約等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世呼為永明體

託名示友

齊張率能詩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日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作訥句句歎嗟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號為沈宋

魏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宋之間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綉成文字者宗之號為沈宋

杜子美詩

杜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甫又善陳時事律法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韓愈於文謹許可至歌詩獨曰李杜文章在光敵萬丈長誠可信云本贊杜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本傳

小杜

杜牧於詩情致豪邁號為小杜以別杜甫本傳

李太白詩

李太白初自蜀到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見之出蜀道難示之知章曰公非人間人豈大白星精耶於是解金貂換酒醉而歸及見為夜啼曰此詩可啼鬼神

李賀錦囊

李賀文類

李賀每旦日出騎款段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即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投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喪率如此李賀能探尋前事今古未嘗經道者賀未死奴僕命騷可也

白樂天詩

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為翰林學士本傳杜牧之謂白居易詩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入人肌膚不可去本贊或云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習之故唐末之弊至於俚墨客揮犀

神物護持

劉禹錫好詩晚節尤精白居易嘗推為詩豪又云其詩在處有神物護持

作詩譏刺

劉禹錫既貶還宰相欲任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譏忿當路不喜出為播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遊玄都觀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甚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本傳

吟詩廢務

孟郊調溧陽尉有積水郊間往坐水傍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

為詩有理致最為韓愈所稱然思苦奇澁李觀稱其詩曰高處
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一謝

五言長城

劉長卿與秦系為詩相贈答權德輿詩曰長卿自謂五言長城
系以編師攻之雖老益壯秦傳

詩筒

元微之守會稽白樂天牧蘇臺置驛迺詩往來謂之詩筒
不蒙獎激

張祐長慶中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太平日與以詩二百首薦
於朝祐至京屬元稹偃仰內庭祐不悅而去上因朝詰問祐之
詞藻高下稹對曰張祐雕蟲小巧壯夫不為若獎激大過恐變

陛下風教上顧之由是寂寞而歸

緩轡諷詩

崔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嘆曰
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本傳

賦詩奪錦

見錦門

得江山助

張說既謫岳州而詩亦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

神助詩句

見科目門

詩堪圖畫

李益於詩尤長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
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畫

苦吟而瘦

崔浩愛吟詠一日病起友人戲之曰非子病如此乃子苦吟詩瘦後遂為口實

詩效反騷

唐韋臯鎮蜀有陸暢者臯雅所愛厚始李太白為蜀道難以斥嚴武暢便為蜀道易以美臯焉

歇後作相

後唐鄭綮為散騎常侍昭宗時王政微綮每以詩譏託諷帝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即署其側可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排語使落調世號歇後鄭五體至是省吏上謁綮笑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歇後鄭五為宰相事可知矣

詩戒怨刺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后山叢談

賊詩不中和

劉真公嘗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為從官真父曰前於曹州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耳盜忌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吝手明日盜敗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愛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賊詩不中和也后山叢談

不犯正位

陳后山詩太似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真撥旁引莫窺

陶亦豪放 以下係題品

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看他自豪放得來不覺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朱語錄

芙蓉錦綉

顏延之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綉亦雕繪滿眼 南史

所見不逮所聞

鄭世翼遇崔信明日聞公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願見其餘信明多出眾篇翼讀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

句句欲活

玉川子月餓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急不得暇 孫樵與王霖書

韓孟聯句

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着如此做 朱語錄

杜詩多誤字

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異固好而未盡其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似此類極多 朱語錄

戒用經語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云：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朱語錄

杜晚年詩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逸不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卻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魯直一時固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

信其自許

子美詩自許稷契，人未必許。至於述古詩，言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句法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

也坡集

李白聖於詩

李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中。蓋聖於詩者，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而為二者，有一篇合而為二者。太白詩不專是豪放，如首篇太雅，久不作多少和緩。

韓蘇晚作

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日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朱語錄

詩要人識

歐公最喜一人送行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

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
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闕事使難字便謂之好朱語錄

不好杜詩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
歎以為異事后山叢談

評山谷后山

因論近時人學山谷詩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那山谷不好處
或問后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學山谷詩曰后
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
浮底意思若論敘事又不及山谷山谷善敘事情叙得盡后山
叙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后山山谷好說文章臨

作文時又氣餒了老蘇不曾說到下筆時做得却雄健朱語錄

評張文潛詩

張文潛詩多好底但頗率耳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
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此等處說得好但
結末差弱朱語錄

后山晚年詩

陳后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一題
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
極有筆力其中云一入者乃大年行次也朱語錄

陳秦之詩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陳無已平時出行覺有詩

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起真是閉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朱語錄

石蘇之詩

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某舊於某人處見曼卿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遒勁極可寶愛真所謂顏筋柳骨令人喜蘇子美字遠不及矣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朱語錄

諸公詩體

石曼卿詩如饑鷹乍歸迅逸不可言歐永叔詩如春服既成春

酒既醜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詩如空中有聲相中有色欲有執着曾不可得蘇子瞻詩如武庫乍開干戈森然不覺令人神懔子細檢點不無利鈍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詩如大排筵席終日揖遜而適口者少世以為知言詩話

明道之詩

明道詩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語錄說是說時事梅臺亦是說時事朱語錄

簡齋之詩

高宗最愛簡齋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又曰座間云簡齋墨梅詩何者最勝或以臯字韻一首先生曰不如相逢

京洛渾依舊惟恨緇衣染素衣

詩有句法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竹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什麼句法朱語錄

評放翁詩

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却為大耳三歲觀見柳州南澗等詩最是放不下者但其氣格高遠旨趣幽深故讀之者苦不甚覺此亦古今文字言語得失利病之所由可不審哉朱晦菴與董仲至書

夸言無實 以下係瑕疵

范蜀公武侯廟柏纜十丈而杜云二千尺以為詩人好大其事沈存中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圍葉色參天二千尺乃是七尺徑而二百丈無乃太細長乎王立之云論詩止不當耳一公之言皆非也范元實曰形似之言蓋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旂旌激昂之言蓋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潘雨參天此激昂之言不如此不見古柏之大也詩話

張白互譏

張祐柘枝詩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問頭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據言

曹羅相毀

曹唐羅隱詩皆有各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
動人唐曰此乃詠女子障耳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燕西王母詩
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唐無以答詩話

詩貴著題

唐人題西山寺詩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景趣也
金山寺留題亦多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岫聞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
最為入傳誦要亦未為至王若用之於落皇寺有何不可應寧中荆公有北固西與之句始為中的

劉白之失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
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
津津地延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語錄

李白之短

荆公集四家詩蔡天啟嘗問何為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十八九塵史

李賀言不相副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然長吉有鴈門太守詩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右石

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也

徐李相詆

徐仲雅李九臯俱善詩徐詩富艷李多用事謂徐曰君詩如女人善調脂弄粉徐曰公如鸞其麗但梁塵死人物耳詩話

評富貴詩

晏元獻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裴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碑公曰乞兒相也公詩有云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公自云窮家兒有此景致否

互有能否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

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后山叢談

譏其不忠

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此人必不忠

句說一事

潘邠老有一詩一句說一事更成甚詩朱語錄

詩似罵人見河豚門

梅聖俞河豚詩當時諸公說道恁地好據某說只是箇上人門罵人底詩只似脫了衣服上人門罵人祖罵人父一般初無深遠底意思朱語錄

似登瀛詩見廁門

因詩致窮

孟浩然為王維所知，維待詔金鑾殿，召之商榷風雅，忽遇上幸，維所居浩然錯愕，伏牀下，維不敢隱，奏聞上曰：朕素聞其人，因召見，命吟詩，浩然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故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曰：朕未嘗棄人，卿自不求仕，因命放歸南山。

賈島不遇

見說命門

轉喉觸諱

孟賁詩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問之曰：朕伐叛，民何謂有巢無主，所謂轉喉觸諱也。

有詞無行

進詞忤旨

並見詞門

因詩召見

以下係詩能達人，詳見後簡齋詩序

王文穆欽若，未第，寒窘，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離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若有香氣，何人詩也？對曰：某門客王欽若。王遽召之。一見欽若，風采其後，信任頗專，致位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

詩寫御屏

楊徽之侍讀太宗，聞其名，索其詩數百篇，奏御詩云：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選十聯書於御屏間。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間。

東野及第

見科目門，以下係詩識

不到鳳池

王元之嘗作龜鶴詩云埋瘞肯同鸚鵡家飛鳴不到鳳凰池其文學才藻登金門步王堂不為難也竟不至其地見於是耳青瑣集

後竟不偶

江南李觀名試制科嘗作詩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斷天涯不負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更被暮雲遮此詩有重重墮礙意恐時命不偶後果如其言

大魁竟卒

張虞進士第十人登科期集於興國寺題詩句於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暉并梁固不得

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魏公晚節見菊門

魏公任重

魏公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堦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梅詩見志見梅門

到海十里

寇萊公方貴時送人使嶺南作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雷州吏呈圖經問去海幾里吏白十里則是南遷之禍已見於詩

從此入海

東坡在定武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
自定武再謫惠州而遷昌化人以爲語識

提舉玉局

東坡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詩末句云其欺老病未歸身玉局
他年第幾人公後果提舉玉局觀終

醉臥古藤見死門

預知太用

冠準爲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析韋應物一言爲一句云野
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太用事略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九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章部

銘

群書曼語銘志也論文銘之爲言銘也鄭康成註或問銘曰銘

哉銘哉有意於謹楊脩身

詩句悔狂畏昨指垂誠仍鐫銘韓氣氣鼎龜銘高碑壞有殘銘

群仙正藏新宮銘坡落霞孤鶩換新銘坡

古今事實

事類彙編

堯舜銘盤盂

堯舜湯書其事於竹帛球之盤盂異字

禹砥柱銘

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上說禹治水時掛冠着樹急於治水今記不得是甚文字語錄

湯盤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注沐浴之器刻銘為

戒

武王之銘

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土聞書之言惕若恐畏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於

機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於牖於劍於弓於矛為銘焉太戴禮

衣鏡觴銘

武王衣之銘曰桑扈苦女土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入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沉酒致非社稷之舊集作焉危也

孔悝鼎銘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惟賢者能之故衛孔悝之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

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若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者欲作李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懼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太命施于丞彝蔡統

正考父鼎銘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饗於是鬻於是糊余口其共也如是昭七年

賜金為銘

魏鍾繇字元常嘗為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維鍾實餘心膺靖共夙夜匪違安處

百僚帥師皆茲短度又為書與繇曰周之尹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惺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太魏以隆聖化故作斯銘勒之金石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枕杖有銘

唐羅衮枕杖二銘序枕銘曰或枕或歌有安有危勿邪其思杖銘曰身之危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三字銘

嘗見李侍郎敦立書二字於主位前云磨堯堅竟不曉所謂後究竟得來乃是古人銘如三緘口之類書此於腹曰磨堯堅慎勿言畏秦禍也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古人作銘

大戴禮載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想他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爾不似今人為銘後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然其間固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藥銘則又却似箇船銘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太公銘九杖之屬有不可曉不着題之語朱語錄

座右銘

魏下蘭

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家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

審慎汝口戒無失入從容順時積光同塵無謂真漢人不汝聞無謂幽真處獨若群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太倫常若臨深終始惟能

座右銘

陳子昂

事父盡孝敬事君端忠貞兄弟敦和睦朋友篤信誠從官重恭慎立身貴廉明待士慕謙讓益民尚寬平理訟惟正直察獄必審情諉議不足死寵辱詎須驚處滿常憚溢居高本慮傾詩禮固可學鄭衛不足聽幸能脩實操何侯鈞虛聲白珪玷可滅黃金諾不輕秦穆飲盜馬楚客報絕纒言行既無擇存歿自揚名

座右銘

崔子玉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勿望報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

慕惟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可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
所藏。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柔弱者生之徒。老氏戒剛強。

座右銘

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余竊慕之。雖不能盡行。常書壁來。其間自有
未盡者。因續為之。座右銘

勿慕富與貴。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毀勿戚
戚。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
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岐。居與正為鄰。於中
有取舍。此外無踈親。脩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直。養內不遺外。動
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
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勉。身歿貽後昆。後昆首及

是非我之子孫。

續座右銘

李至

崔子玉為座右銘。白樂天亦為座右銘。檢身之道。幾乎殫矣。予
嘗銘心。燕坐自思。所為慮。駒之益友。以予位者。不我規也。因疏
其所得。亦命為座右銘。聊以自勉。其詞曰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无己。好圓
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搗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
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藏。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
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
者。亡。為善則遊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
自警。刻盤盂。而過防。豈如長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座右銘

范益謙

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
 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
 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媾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
 索酒食又曰一與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二與人並坐不可
 窺人私書三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
 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
 之不廣於存心修身大有所警因書以自警

座右銘

張思叔

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

惡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
 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
 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右隅朝夕視爲警

西銘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
 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卑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
 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
 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
 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
 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私存心養性爲匪懈惡言酒崇

伯子之顧養育英才，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愛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學也。

東銘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之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入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教且遂，非則不知孰其焉。

克己銘

呂與叔

九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已。物我既立，私為町畦。勝心橫發，擾擾不齊。木人在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蠱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望怒。昔為寇讐，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礪，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拜病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心銘

范浚

茫茫堪與俯仰，無瑕人於其間。耿耿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黃樓銘

陳無已

朱文公云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皆歎服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
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冲夾以連山扼以吕梁流泄不
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西
入通海南壞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軾深惟
流亡為天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興發戍兵固弊應卒外為
長楫乘高如虹以殺其惡內為大堤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
防於南門之外以適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
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

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
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誥諭意臣軾惟念祇承謨訓人神
力同敢自為功以速大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
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為之銘
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甫召
虎南伐淮夷北伐獫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
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
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
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
於此誠樂其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佞昧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戒

脩明法度

協和陰陽

十有一年

天灾時行	河失其防	齊魯梁楚	千里四達
潰亂散亡	皇仁隱憂	臨遣信臣	以惠東方
羸老不窮	安慰撫養	發散積倉	流人如歸
居人忘危	完聚靡傷	天叙地平	明聖成能
人神效祥	靈平告成	百穀豐盈	萬邦樂康
郡縣祇畏	允迪聖謨	終事無荒	皇功不居
歸休臣民	邇昭遠揚	守臣拜手	夸大休嘉
使民不忘	改作黃樓	以臨泗上	述脩故常
庶臣無佞	原始要終	銘之石章	以告成功
以揚德聲	永永無疆		

頌贊附

群書要語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詩大

序讚者稱人之美也論文

詩句因之聽頌聲李詞人解撰清河頌杜

古今事實

商頌

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那詩序

周頌

周頌三十一篇皆是周室太平德洽著成功之樂歌也名之曰頌頌者誦也容也歌誦盛德也陸德明注

魯頌

魯人尊僖公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駟詩序
圖像頌功

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羨充國召黃門郎楊雄
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撰河清頌

鮑昭字明遠永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昭乃為河清頌

召見奏頌

元宗召見李白於金鑾殿論當時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
停遺愛頌

廣人為宋璟立遺愛頌璟乃上言且頌者所以傳德載功者

而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諛語者欲釐
正之有詔許傳

八歲獻頌

劉晏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

十一歲進頌

李獻臣年十一真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有歡聲遍於八紘之
旬上深嘉歎令赴祕閣讀書賜進士及第

作勲臣贊

太宗圖功臣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
天昭勲德也呂溫作勲臣贊并序後德宗嘗登凌煙閣視左壁
類刻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召將又至

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誦以補不失一字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聖王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羨藜藿者不足與論太
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
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塗應明百雖
然敢不陳其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
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
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
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機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

錐水斷蛟龍陸車革忽若筆泛塵塗如此則使離憂督公
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有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
御駕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
齧齶參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
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遠哉人
馬相得也故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夏者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
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
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
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
吐握之勞故有圍坐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
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入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

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
 少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怨。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大公困於鼓
 刀，百里自鬻，齊子飯牛。惟此患也。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
 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
 滌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
 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
 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候秋吟，蟬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
 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
 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逢門子，變烏號猶
 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

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幾，異乎如鴻
 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身令不
 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
 望而視已明，不嬋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
 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
 至。書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承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嚙嗟
 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益信
 乎其以寧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

韓愈

我想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
 譽毀，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之。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

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
言不可再下塞上壘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
之與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然可觀維是
子產執正之式維其不邁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父暢
旁達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者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
思古人

伯夷頌 見清廉門

大唐中興頌 并序

元稹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
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
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成德大業者

必見於歌頌若令歌頌大業刺之金石非老於文
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
太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朕我皇匹馬北方
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群兇
復復指期曾不逾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一聖重歡
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殛瀆天休外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
能令天君聲容法法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涪溪石崖天齊
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或云以復兩京故曰復復非也此兩

字出漢書按康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註云下復扶自反又何武為九卿時奏言置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註云依其舊也下復扶自反上扶又反謂復如故也中興領亦宜以此讀之

元和聖德詩一首 并序

韓愈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復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晦明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群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况其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為解輒依

元和聖德詩一篇九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
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其詩曰

皇帝即作物無違拒日賜而賜日雨而雨維是元年有益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日嘻豈不在我負鄙為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陣外降幡夜豎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臯去鎮劉闢守後血入于牙不肯吐口問庫嗔士日隨所取汝張汝子汝伐汝鼓汝為表書承我帥汝事始上聞在列盛怒皇帝日然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于庭出節少府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關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啻受萬牛腐炙萬甕行酒以綿纏股以紅帕首有框其究有餌其誘其出穰穰隊以萬數

遂劫東川遂據城阻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二分卒禁
禦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徐壁其右關黨聚謀
鹿頭是守崇文奉詔進退規矩戰不貪殺擒不濫數四方節度
擊兵頓馬上章請討侯命起坐皇帝曰嘉無汝煩苦荆并泊梁
在國門戶出師二千各選爾醜四軍齊起殷其如阜或披其角
或脫其距長驅洋洋無有齟齬八月壬午關棄城走載妻與妾
包裹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分散逐捕搜原別數關窮見窟
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曰取之江中
枷脰被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求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
咸使觀覩解脫繫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偃倭牽頭曳足
先斷腰脊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關駭汗如雨揮刀紛紜

爭切膾膾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哀憐陣歿
廩疑作我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師宏薄經戰伐地寬免租薄施
令酬功急疾如火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恒青魏東盡海浦南
至徐蔡區外雜虜頹威赫德跋踖蹈舞掉棄兵革私君蓋簞來
請來觀十有其耦皇帝曰吁伯父叔舅各安爾位訓厥吐晦正
月元日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饗新宮視瞻染相感
見容色淚落入俎侍祠之臣助我惻楚乃以上辛於郊用牡除
于國南鱗笱毛簋廬幕周施開揭磊砢獸盾騰拳圓壇帖安天
兵四羅旂常婀娜駕龍十二魚魚雅雅膏丹于丘奠璧獻掌參
樂驚作轟厖融冶柴焰噓呵高靈下墮群星從坐錯落侈哆日
君月妃煥赫嫋婉瀆鬼濛鴻岳祗嶻峨既羶燎薌產祥降嘏鳳

鳳應奏舒翼自拊赤鱗黃龍透陀結糾鄉士庶人黃童白叟踊
 躍歎呀失喜噓嘔乾清坤夷境落褰舉帝車迴來日正當幸
 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磔磨滅瑕垢績功臣嗣拔賢任者孩
 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今古聰聰視明一似堯禹生
 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蓄養無異細鉅億
 載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勤儉盥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此締紉勅
 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名冰旱耗于雀鼠億
 載萬年富存負糗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在既剪既去盡
 表群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庸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
 載萬年無敢予侮皇帝太孝慈祥弟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祓
 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父億

載萬年為入為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昔甫

慶曆聖德頌

石守道

三月二十一日太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竦樞
 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一日制命昌朝知政事弼樞密副
 使二十六日勅除脩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
 朝百官初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
 魏御史方平諫官脩靖十一疏追竦樞密使敕十二日勅又除
 入為諫官天地人神昆虫草木無不歡喜皇帝退好進賢發於
 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
 見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
 未有如此選入之精得入之多進入之速用人之盡實為希濶

殊尤曠絕盛事在皇帝之德之功為卓犖瑰偉神明魁大古者
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群臣
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為光前之
休丕夫之績如神淹弼實為不世出之賢求之千古堯則夔龍
舜則稷契周則閔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皆
今天下之人均為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
角羽毛之異萬萬不存豈可翻無歌詩雅頌上播吾君之休聲
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天地奏于宗廟存於
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實羞之臣嘗愛慕唐大儒韓愈為博士
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煒燁昭于千古
至今觀之如在當日陛下今日功德無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

韓愈而亦官於太學領博士職歌詩讚頌乃其職業切擬於愈
輒作慶曆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文辭鄙俚固不足
以發揚聖明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煒燁昭于千古
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賤其詩無路以進
姑藏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書閣闈
躬攬賢英手鉏奸枿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
昆蟲躡躡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言初聞皇帝感然言曰
予父予祖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謹微密
君相予父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叶昌朝儒者學問該洽
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一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

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闥
 為予京兆聖予讒說賊叛于夏往予式過六月酷日太冬積雪
 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弼悅
 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咎罰
 諫官一爭秦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舟仁義擣枕餐餐
 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懼卒復舊好民得食福
 沙磧萬里外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
 寵名太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
 天實資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日衍汝來汝惟黃髮
 事予一紀毛禿齒豁心如一今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毋蹶
 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爛豈視居禊其人渾璞不施剗剗

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行知入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讞讞
 言論礫石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
 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歷
 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至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臣名聞于徹
 亦嘗獻言歲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
 予過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和辯別舉擢後良掃除妖魃
 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
 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和孽予望太平日不淪汝
 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
 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奸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
 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之德

群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等諸侯危懷墮玉失鳥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脩臣職四夷走馬墜露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脩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群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為此怪鬼輩壞之也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別錄

歷代史贊並見史書以下係贊

孔北海贊 並序

蘇子瞻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域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

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伊嚶泣涕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偽必見真性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祚漢公使元德誅操無難也予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耻我書春秋與齊豹齒

文舉在天雖亡不化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諸賢贊 並見傳神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八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章部

詩下

古今文集

雜著

詩有八病

梁沈約曰詩病有八 一曰平頭 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惟皆平聲也 二曰上尾

謂第二字不可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皆上聲也

三曰蜂腰 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日

其竊欲自修飾君其皆平聲欲飾皆入聲也

四曰鶴膝 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札書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書皆平聲

五曰大韻 如聲嗚為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字

六曰小韻 除本韻一字外九字中不得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句

七曰旁紐 八曰正紐 謂十字內兩字雙聲為正紐若不共一字而有雙聲為旁紐如流丘為正紐流柳為旁

紐八種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本朝李淑詩苑

詩有八對

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

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擬對春樹秋池是也又曰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箇心是也五曰連綿對殘河若帶秋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曰迴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因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思夜夜淚沾衣空歎復空歎朝朝君未歸是也 李淑詩苑

詩有數格

鄭谷與僧齊已黃損等共定全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

曰胡蘆二曰轉轡一曰進退胡蘆韻者先二後四轉轡韻雙出
 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游雜載唐介為
 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譴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
 行者頗眾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人傳誦詩曰孤生自許眾不
 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
 英俊顏何厚未幾姦諛骨已寒天為吾君扶社稷忍教夫子不
 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 湘素雜記

扇對格

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二句第二句對第四句謂之扇格蓋
 出於白氏金針然至梅聖俞作續金針引前人詩云昔時花下
 留連飲暖白天桃鶯亂吟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衰草馬嘶頻

詩格當考

古人文章印應律度未嘗以音韻為主自沈崇勣學論文則欲
 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
 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
 體製漸多如徇犯蹉對雙聲疊韻之類詩文有正格偏格三十
 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如徐陵之陪遊駁婆騁織腰於結
 風長樂駕鸞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
 箭雖兩長樂為意不同此類為傍犯如九歌蕙殺丞兮蘭籍奠
 桂酒兮椒漿當丞蕙殺對興桂酒冷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
 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皆為
 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聲

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履清。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唐明賢詩多正格。如杜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沈括筆談

雙聲疊韻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蟋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起於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載載每礙礙。自後用此體作為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衡炫紅蕖。湖行畢黃華。溫庭筠所謂樓息銷心象。簷楹溢艷陽。皆效雙聲而為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呈竹石。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

蕩荒涼。生虜部。伍空虛。日效疊韻而為之者也。

迴文之始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晉溫嶠始有回文詩。

八音建除十二辰

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辰為詩者始見於沈炯。山谷亦嘗效為用之。丹陽集

歌行之體

律詩拘於聲律。古詩拘於語句。以是詞不能達。夫謂之行者。達其詞而已。如古文而有韻。自陳子昂一變。江左之體。而歌行暴于世。行者詞之遺。無所留礙。如雲行水行。曲折容洩。不為聲律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句法中得增詞語耳。師民云

題號不同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人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
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謳謠歌曲詞自操而下八名
皆是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
題號不同而悉謂之詩元稹集

換字拗句法

七言第五字反其平側欲其氣挺然如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
適來何處蠅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處郎今俗謂之換
字拗句禁齋

促句格

禁齋有促句格二句一換韻三疊而止如山谷觀李伯時畫馬

是也

和詩不同

唐人賡和詩有次韻依其次有用韻同在一韻中耳有用韻用
彼之韻亦不必次之韓吏部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
不曉貢父詩話

東坡譏集句

集古詩前古未有王介甫始盛行之多者十數韻蓋以誦古人
詩多在座中率然而成往往對偶親切其後人多有倣之者
但取十數部詩聚諸家而集耳觀東坡次韻孔毅文集古人詩
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揮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
作對隨家雞退之驚啼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

人共明月白滿千家墀觀公之詩雖以美之亦微以譏之蓋市人不可使之如兒鴻鵠不可與家雞為對猶古人詩句有美惡工拙其初各有思致豈可混為一律耶

石曼卿集句

集句自國初有之至石曼卿以文為戲然後大著下第偶成一
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惜
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
着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去年去年來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
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蔡條詩話

古詩忠厚

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是人也

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
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
是入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容貌之盛冠佩之華而民安
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左兮敝予又改為兮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是也坡集

晚唐小巧

晚唐詩多小巧無風騷氣味詩話總龜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墨
客揮犀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所
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黃魯直與趙伯
充書

詩不易學

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
不工耳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直之書皆集大成者
也學者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
才高而好耳淵明之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杜不成不失為
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耳陳后山集

詩有三偷

詩有三偷偷語最是鈍賊如傅長日月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
天德是也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楊
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
略無痕迹蓋詩偷狐白手也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
齡手携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是也李淑詩苑

詩戒數病

釋皎然曰詩有四不四深二要二廢四離六迷七至七德四不
謂氣高而不怒力動而不努情多而不暗才瞻而不踈四深謂
氣象氤氛深於體勢意度般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
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一要謂要力全而不苦澀要氣足而不怒
張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
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
而離闊遠欲飛動而離輕浮六迷謂以虛大為高古以緩慢為
淡竒以詭差為新奇以錯用意為獨善以爛熟為隱約以氣劣
弱為容易七至謂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善而無迹至近
而意遠至放而不迂至難而狀易至麗而自然七德謂識理高

古典麗風流精神質幹體裁李淑詩苑

與鞏仲至書

朱元晦

古今之詩凡有二變蓋自書傳所說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自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及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篇而附于三百楚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遺興出塞潼關石壕夏

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之接於吾之耳自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與鞏仲至書

前人

來書所論平淡一字說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為非是則某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二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以為從頭看得一過而謂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易以下為古文因以為無

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語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平淡者得為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濩之雅正者也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予始與樂天同校祕書多以詩章相贈答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堠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適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予嘗於平水市中鏡湖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元微之詩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云雞林賈人

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

著作佐郎顧君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水氣象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喉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鈎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翁輕清以為性結冷淡以為質煦鮮榮以為辭偏得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鞞頭眸子瞭然燦燦清立望之真白珪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楊雄孟軻顧恨不及見四十年于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白顧非熊生者在門試之即君之子也出其詩果工袖君集二十

卷之九 九
卷注請余發之涼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
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叙

施司諫注東坡詩序

陸務觀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以列於經故有訓
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惲梁鴻趙
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注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
惟杜詩注者數家然槩不為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注
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
援據閎博旨趣深遠淵獨不敢為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
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
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一二事以質之曰五言

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遜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
為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取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
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
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
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為散官削去史館之職
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
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建中詩也建中初韓曾一相得政盡收
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官祠此句蓋
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知車中有布
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金乃
以待妾朝雲嘗歎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

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
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
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太篇屬其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
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
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其雖不能如至能所託而得序斯
文豈非幸哉

江西詩譜

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各自言傳本於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
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
修洪炎汪革李錡韓駒李彭臯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
敏功潘大觀何顛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

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
之出是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
激昂振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
或傳者多依倣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
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出並和雖體製或異要皆所傳者
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
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
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真能發明古人不到處
卓然成立者衆若言多依倣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
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爲時所稱道者止數人而
已其餘無聞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不精議論不公

事類彙編 卷之十
余故辨之 若溪漁隱

江西宗派詩序

楊廷秀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枝。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嘖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嘖然也。非嘖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嘖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膈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閨閣。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窈人子。崛起委巷。一旦紉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

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一其味。一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御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麗乎哉。然朝闈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

神於詩者歛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歛嗟乎離神與聖
蘇李蘇李乎耳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黃杜黃不
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言之哉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厭
直而師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春而肅如秋而燠蓋二年
如一日也追暇則把酒賦詩以輔馭乎翼軫而金玉乎落霞秋
水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喟曰江西
宗派圖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詩
往往放逸非闕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
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學官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
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諭予曰子江西人
也非乎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焉在予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

之篇首云

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

楊廷秀

古之詩倡必有賡意焉而已矣韻焉而已矣非古也自唐人元
白始也然猶加少也至吾宋蘇黃倡一而十賡焉然猶加少也
吾於舉古人之全書而盡賡焉東坡之和陶是也然猶加少也
蓋淵明之詩纔百餘篇爾至有舉前人數百篇之詩而盡賡焉
如吾友敦復先生陳晞顏之於簡齋者不既富矣乎

跋東坡書李杜詩

朱元晦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
玩再三不勝敬嘆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
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有

說老翁并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并中老翁改顏易服不待以知而後篇遂有嫌度廢彈之歎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朱元晦

章國華過予山間以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勤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實者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閩中鄭昂尚明僞爲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傳其前人名字託爲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舊嘗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况杜詩佳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惟虚心諷詠乃能見之國華更以余言求之雖以讀二百篇可也

題李太白詩後

朱元晦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厚。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太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林光之携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象來看偶記李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其叔懷詩

朱元晦

退傳精勤小物無有入於無聞老監縱橫妙用諸相卽是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同是別叔懷於此卷中直下薦得不妨奇特如或味然待汝下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

荆南詩集序

以下係詩能窮人

韓愈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權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之。

唐人詩集序

白居易

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白孟郊六十終協律即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

評郊島詩

張文潛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闔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白島為甚也曰何以如之以其詩知

乏如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詩稱此兩人為最至於奇警之句徃徃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自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恰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為小道無取也

李長吉詩集序

陸龜蒙

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挾龜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槁死不得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言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梅氏詩集序

歐陽永叔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烟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太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

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哉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以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吳興以來所作為一卷予嘗嘗聖俞詩而思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陳簡齋詩序 以下係詩能達人

世言詩能窮人唐李太白號謫仙然以樂府忤如子卒既窮不振劉夢得坐種桃句黜刺連州白居易天坐新井篇黜佐湓浦孟浩然賈蘭仙輩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明皇宣宗終坎墮州縣故言詩能窮人者是為大驗予謂詩不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

今夫窮閭挾策之士生右文世病碌碌無以自表見爾使其能以詞藝達細瑣之視而被華袞之褒則塗轍之升一歲九遷不為銳孰謂詩人例窮哉故叅知政事西洛陳公諱與義少踔厲不羣篇籍之在世者無不讀既讀輒記不忘政和三年以上舍解褐分教輔郡益沉酣書傳大肆於詩文天分既高用心亦苦務一洗舊常畦徑意不狃俗語不驚人_{不輕出也}宣和中徽宗皇帝見其所賦墨梅詩善之亟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登冊府擢掌符璽而進用矣會兵興捨攘避地湖廣泛洞庭上九疑羅浮雖流離困阨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詠尤工搢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徧號稱新體今天子夢想名士以臺郎召還益以詩文被簡注徧掌內外翰

年幾何遂以器業預政所謂詩能達人公殆其一也彼有旌殿閣微涼之句者誠么麼不足道紹興壬戌毗陵周公葵自柱史牧吳興郡剽裁豐暇取公詩離為十卷委僚屬酬校而命工刊版且見屬為叙蓋將指南後學而益永公名於不腐在詩有之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又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賢矣處心下舉而一美具可無述哉是歲八月既望丹陽葛勝仲叙

詩能達人

歐陽嘗謂梅聖俞曰世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東坡亦云此語真不妄吾聞醉翁語陳無已作王平甫集後序則云詩能達人未見其窮人也余以為有激而云耳

古詩

薦士

韓愈

周詩三百篇麗雅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
 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筆交
 風操逶迤晉宋間氣象日相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與齊梁
 及陳隋眾作等蟬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
 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闕隩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
 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文帖力排累敷彙肆紆
 餘奮猛卷海潦

調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豔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詢傷蚍蜉撼大

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
 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力磨天揚垠崖
 劃崩豁乾坤擺雷破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
 遣起且僵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
 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我願生兩
 翅捕逐出入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
 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相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
 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古風

李太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難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
 食兵戈速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

無琅廢與雖萬文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
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夏我志在刪述垂輝映
千春希聖如有作絕筆於獲麟

律詩

苦吟

盧延遜

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
撚斷數莖鬚檢覓天應問狂搜海亦枯
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

詩話

昔昔鹽

容齋隨筆載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為隋煬帝所嫉其詩

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
靡無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
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
窠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
歛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
幃低飛魂同夜鶻倦寢憶晨雞
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
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
玄怪錄載邊條三娘工唱阿鵲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耳

按此篇文苑英華題作劉長卿別
若子怨長卿集初無此篇而郭茂倩樂府及洪氏容齋續筆
並以為薛道衡昔昔鹽按通鑑隋煬帝誅
道衡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英華
殆因韋毅編唐才調集作劉長卿詩而誤也
洪又云玄怪錄載邊條三娘工唱阿鵲鹽
又有空梁鹽黃帝鹽白鵲鹽

神雀鹽疎勒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奉
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今南
岳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俗傳以為皇帝炎長沙志從
而書蓋不考也然洪既謂才調集作趙叔廣薛道衡燕泥
一詩不應以趙為劉長卿云

壓倒元白

寶曆中楊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樹時先僕射於陵自東洛入
覲嗣復率生徒於潼關迎之既即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元白
俱在賦詩惟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歎服醉歸曰我今日壓
倒元白矣其詩警局云文章舊價留喬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全篇見門生門

一字師

鄭谷在袁州齊已携詩詣之有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
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不如一枝齊已不覺下拜自是士林以
谷為一字師陶岳五代補

京尹論詩

賈島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鍊之未定於驢上吟哦引手作
敲推之勢觀者訝之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賈不覺行至
第三節尚為手勢未已俄為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
推字與敲字未定神遊象外不知迴避退之立馬久之謂島曰
敲字佳遂並書而歸共論詩留連累日因與為布衣之交有詩

贈島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地文章聲斷絕
故生賈島在入間自此名著後為僧改名無本唐宋遺史

唐突京尹

賈島字闍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詭雖行
坐寢食吟咏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
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之一聯杏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
也因乏唐突太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之據言

詩貴布置

詩眼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言以原道命意曲折
予後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杜甫贈韋見素詩云統袴不餓死
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自云甫昔少

年日早充觀國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
云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
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
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
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切效貢公喜難其原憲貧果不能薦賢
則告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跋跋又將去海而去秦
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怜終南山回首清渭
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尚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此
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欲見之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白
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為壓卷蓋布置最得
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

與書之堯典皆如此其他謂之變體可也若溪詩話

碧紗籠詩

寇萊公典陝日與處士魏野同遊僧寺觀覽舊遊有留題處公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野詩則塵蒙其上時從行官妓之慧黠者輒以紅袖拂之野顧公笑因題詩云世情冷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王播碧紗籠事見佛寺門

見譏不較

王介素與荆公不相能荆公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介鄙之書其末曰金陵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公見之亦不屑意乃續之云江晴日煖蘆

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詩話

作詩相詆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出守湖州荆公以詩送之至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曰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在

以姓用事

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若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為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

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
薄俗移一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

名聞外夷

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太
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
虜亦愛服如此若溪漁隱

作三豪詩

東坡嘗云守道作三豪詩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師雄
豪於歌永叔亦贈默云贈之三豪詩而我濫一名默有歌云學
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太蟲皆此等語永叔不欲嘲笑之惡其
爭名且為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似京東學充飲私酒食瘡

虎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
便作默矣仇池筆記

用事精切

梅聖俞采石月贈郭功父云采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
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暮落飢蛟涎便當
騎鯨上青天青山有家人謾傳却來人間知幾年在昔孰識汾
陽王納官貫歿義難忘今觀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
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李白從永玉璘之辟璘敗當
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聖俞用此尤為親切若溪漁隱

語有工拙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太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投
 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巧而弱而杜云白鳥去邊明
 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里而每覺老後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
 云坐深鄉里敬而語極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語簡意盡

後山妾薄命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白樂天詩云漢宮佳
 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後山只五字道之語簡而意盡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十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957